

深度解读

IN-DEPTH

跨界

INTER-DISCIPLINARITY

域外杂谈

FREETALK

拉曼恰的电影骑士

傅郁辰



①
②
③

①阿尔莫多瓦导演。
②《高跟鞋》剧照。
③《回归》剧照。西班牙女演员佩内洛普·克鲁兹(右一)凭此片摘取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桂冠。她在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》中饰演罗莎,在《破碎的拥抱》中饰演莱娜。



谈起西班牙的文化,人们立即会联想起别具一格的建筑、绘画、弗拉门戈舞、斗牛等。毕加索、达利、米罗、塞万提斯、高迪这些金光闪闪的名字顿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。事实上,西班牙电影与其他艺术一样令人瞩目,出现了布努艾尔、巴尔德、绍拉等电影大师。

80年代,佩德罗·阿尔莫多瓦的影片以全新的视角展现在观众面前,在他的喜剧片《神经濒临崩溃的女人》赢得高票房后,他的影片开始走向世界。

90年代,西班牙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影人,他们将目光投向今天的社会现实,其中,亚历杭德罗·阿梅纳瓦尔是90年代新生代的人物,他导演的《深海长眠》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、奥斯卡最佳影片奖。阿尔莫多瓦、阿梅纳瓦尔等电影人正是传承、发展了西班牙文化,使西班牙电影充满了生机,具有创造性的活力。如今在欧洲,西班牙电影在制作上名列前茅。

追逐电影梦

将在我国上映的《破碎的拥抱》(2009)是阿尔莫多瓦的第17部作品,影片仍延续了阿尔莫多瓦的一贯风格,色彩艳丽,影像精美,技术娴熟,是一部情节剧,但又是喜剧、惊险片、黑色电影的类型混合。影片的叙事结构是在现实中几次闪回了男主人公14年前的经历。《女人与手提箱》是《破碎的拥抱》的片头片。阿尔莫多瓦在他的作品中多次运用了片中片的手法,比如:在《对我说》(2002)中穿插了一段七分钟的超现实主义的默片,进而把故事急转到后半部分。而《女人与手提箱》的内容则是《神经濒临崩溃的女人》(1988)的翻版,这不难看出,阿尔莫多瓦是在怀念自己“爱恋”的作品。

阿尔莫多瓦1951年出生在西班牙北部拉曼恰地区的一个小镇。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小说《堂·吉珂德》所描写的内容就发生在卡斯蒂亚-拉曼恰,该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老传说和传统建筑,如客栈、小镇广场、风车等。

阿尔莫多瓦生长在这片有着神奇魅力的土地,让他从小就对电影着了魔。1968年他只身来到马德里寻求自己的电影梦。由于经济拮据,他无法进入高等学府,就在

一家电话公司工作,利用业余时间到电影资料馆看了很多部影片。同时,他参加话剧及音乐小组的演出,还买了一台超8毫米摄影机开始“玩电影”。此时,世界的一些文化现象及流派也冲击了西班牙的艺术界和建筑圈,其中包括“波普”艺术(Pop)、“激进运动”(Fluxus)、地下电影等。阿尔莫多瓦拼命地吸吮着各种新的东西,使他后来的作品在色彩及布景的运用上独具一格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他是“马德里新流派”的重要成员,他的处女作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,因而他的作品,特别是早期作品明显带有他所受的环境和一些流派影响的烙印。

探究人世情

1975年西班牙独裁统治宣告瓦解,西班牙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变。西班牙电影也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代,出现了《蜂房》、《妈妈一百岁》、《沉默的年代》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影片。阿尔莫多瓦充分利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为他提供的自由创作空间,开始展现都市人的生活,描述了他们的情感与激情。

阿尔莫多瓦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人的情感和欲望,而描述女人的命运、她们的情感及友谊占据了首位,体现了他对女人命运的关注。《我为什么命该如此?》(1984)描写了马德里下层一个家庭主妇的艰辛生活,她精神极度紧张,每天只好服用含有吗啡的镇定药片维持日常生活。《神经濒临崩溃的女人》(1987)用浓重的色彩、夸张的手法展现了女配音演员在被男人欺骗后,从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到最后泰然处之;《高跟鞋》(1991)表现了女儿对母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;而《我的秘密之花》(1995)则对职业女性的情感作了更深层、更细腻地探索。

应该说,在阿尔莫多瓦表现女性情感的所有影片中,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》(1999)达到了顶峰。这部影片不仅描写了女性的痛苦,而且表现了女性的友爱和母性的伟大。该片女主角曼努埃拉是个单身母亲,儿子在17岁生日时死于非命。她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,把儿子的心脏捐给了需要的病人。她在巴塞罗那帮助怀孕并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罗莎,像母亲一样地

照顾她。罗莎在分娩时不幸病故,罗莎的母亲担心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小外孙会传染她,曼努埃拉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婴儿。

影片中,这些女人有的是变性人,有的是同性恋者等边缘人,但他们自觉地相互帮助,相互理解。阿尔莫多瓦在女主角身上赋予了母爱,及母亲无私的本性。该片荣获了奥斯卡、戛纳、欧洲电影节等多项大奖。阿尔莫多瓦在拍摄了两部展示男人情感的《对我说》(2002)和《不良教育》(2004)之后,又回到了女性题材上,编导了《回归》(2006)。从《回归》的内容不难看出这个片名的多重含义,它表示阿尔莫多瓦又回到女性题材,回归到喜剧,回归到他的出生地拉曼恰,也可以说,《回归》是编导者自我的一次回归。

引领西班牙电影

阿尔莫多瓦自1979年步入影坛以来,三十年间编导了17部影片。这些影片全部由他编剧或改编自文学作品,影片有曲折的故事,爱情与情欲交织在一起的情节在作者的丰富想象中展开。

为了突显主人公的情感,他在镜头运用、场面调度、色彩、置景等方面精雕细琢,把情节剧、喜剧、惊险片等多种类型混合,在创作上不拘一格,形成了具有后现代印记、自成一体的影片风格。因此,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外摘取众多奖项,他本人也获得了西班牙文学艺术的最高奖项“王储艺术奖”。当然,他拍摄的《斗牛士》、《基卡》等影片在西班牙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。

阿尔莫多瓦与弟弟阿古斯丁创建的“欲望电影公司”确保了影片的制作。每次笔者走进“欲望电影公司”时都会被它的环境所感染:到处贴满了影片海报,电话里响着《高跟鞋》里的主题曲“爱的一年”,让人仿佛又一次进入了阿尔莫多瓦梦幻的电影之中。

作者简介:傅郁辰,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,西班牙刊物《电影史》编委会委员。2003年获得西班牙政府授予的伊莎贝尔女王十字勋章。翻译出版了《欲望电影——阿尔莫多瓦谈电影》和《我最后的叹息》等著作。

拥抱为何破碎?

《破碎的拥抱》电影心理分析

熊好译 (安东尼奥·梅内盖蒂)

这是一部关于情感冲动与吸引的电影。

马特奥和女演员莱娜的爱,就好像一场能够超越时间、变为永恒的爱情。马特奥最后成为瞎子,似乎就是为了留住他和莱娜之间神圣的、永恒般的爱。莱娜的形象有点儿像个神话,她扮演着上层人士的伴宴人员,她家境贫寒,要养家,父亲是癌症晚期。

富人埃内斯托总是愿意以任何代价、任何方式爱着莱娜,甚至不惜失去自己的尊严,因爱而杀她。

在影片里,人们看到这个拥有辉煌大堂的主人的优雅、高人一筹和富有,但是也有一点,他们的内心却是腐朽的。而这点是让大众喜欢的,即看到位于经济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腐朽。

透过很多方面,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心理的一些倾向。首先是贪得无厌、攻击性和强烈的占有欲。这与其说是一些西班牙人的性格,更不如说也是一些法国人、意大利人或英国人的性格。他们都有这种毫不隐瞒的、强烈而狂热的攻击性。其实狂热应该有一定的尺度,有一定的文明,而不是迷失在狂热之中。

第二点是西方的男青年,他们吸毒、搞同性恋、挥霍金钱。他们模仿着成年人,学习着他们的恶习。但他们没有一丝主人翁精神,没有人格和责任感。他们拥有的只是一个肤浅的青春,他们用青春换来的是吸毒和其他产品市场的繁荣,也就是说他们是消费主义的主角。

这部电影中,还使用了一个小技巧,即让主角莱娜勾起人们对奥黛丽·赫本的思想与回忆。奥黛丽·赫本凭借她的几乎天使般的纯真与无暇创造了她的时代。但实际上,这是黑红激情的转换。

我的看法是,导演阿尔莫多瓦还继续纠结地停留在孩童时期的固态之中。他的人格被迫以纠结的方式,不断看到一些重复的场景,在这些场景中,女性说话、行动或恋爱,总是培养着性。

而孩童时的阿尔莫多瓦,深深地对这语活动留下了印象。如今,他已经比成年人还成熟了,但他的内心深处还印着孩童时期留下的那种无能感的刻板定型。

影片中的三个女性对这些都是有意识的,第一个女性是莱娜的母亲,第二个是马特奥的助手、为马特奥生下儿子却一直隐瞒的茱迪特,第三个是莱娜。在这三个女性中,可以预见到,最老的女性(莱娜的母亲)占据上风,最漂亮和最有天赋的(莱娜)被杀死。这是女性情感中不可避免的游戏。

第四个女性——埃内斯托的

妻子,则给我们完整勾勒出社会负面性语义的画面:强化了上层社会腐蚀个人的一些规则。在一个没有完整道德的、有权势的男人背后,总是有一个“好的女人”的语义的补充。

我们再谈一下马特奥,他并不是一个英雄、一个骑士,因为首先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,就去抢夺别人的女人,他带有幼稚的不诚实。再看一下14年后的马特奥,他生活在一种双重人格中。外表诚实,但内心很坏——他喜欢的故事情节是,人们总是病态的,犯罪的,充满了仇恨的。

当阿尔莫多瓦导演在进行谴责的时候,隐约透露出对那种感情、那种行为、那种我认为不是纯真而是倒错的渴望和期待。

这种旋转的机制(一种西藏的曼荼罗,有相反的两面)在影片中出现多次,象征着负性命运



《破碎的拥抱》剧照,该片主人公是一名盲人编剧,一个年轻人的来访,使他回忆起14年前的事情。当时他名叫马特奥,是一名导演,与女演员莱娜疯狂相爱。莱娜是商业巨头埃内斯托的情妇,他得知莱娜与马特奥的恋情后,想方设法报复莱娜。最终马特奥和莱娜出车祸,莱娜去世,马特奥失明。

对主角造成的精神折磨。在本体心理学中,称之为偏差屏。代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自我摧毁行为的存在。因果报应的规律是由错误的选择引起的。

这种喜好的方式来自于刻板定型,源于没有得到实现的愿望和不成熟。真正的快乐之路是非常美和不同寻常的,它有着另外一种内在的价值。(熊好译)

作者简介:安东尼奥·梅内盖蒂教授,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,本体心理学创始人,哲学、社会学博士,哲学心理学学士,物理学荣誉学士。其心理学著作有40余部。

到欧洲旅游该买什么?

何东

现在,来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。按照东方的消费习惯和社会心理,大家都愿意在旅行中买点礼品、纪念品带回去。可买点什么带回去,选择起来确实不易。

看得上眼、价格还能接受的很多物件,大都是“中国制造”。虽然我们爱国吧,但千里迢迢买个“中国制造”带回国给亲友,倒是为平衡中欧贸易逆差间接作贡献了,可毕竟不太合情合理。而各方面都合适的“外国制造”的物件,确实也不好找。

还有一种现象,很多同胞可能会舍不得花几欧元喝杯饮料,更舍不得花几十欧元吃顿大餐,但绝对舍得花几百乃至几千、上万欧元买块围巾、买个包或买块手表。那些完全被市场知名度、品牌效应支撑起来的欧洲产品,先不说是不是真的在欧洲……由欧洲老手艺人带着老花镜没日没夜地手工制作(这印象都是从宣传片中得来的)出来的,即使是,你看看有多少欧洲人在购买、在使用呢?

那些名冠全球(其实主要是名冠亚洲——更主要是东亚和俄罗斯,也许还有“金砖四国”中的另外那几块“砖”)、价格不菲(其实其中的品牌宣传、市场推广等费用,当然还有利润,都占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比例)的欧洲名牌货,在欧洲本土的销量远远高于在海外的销量,在产品标签上出品国的受尊崇程度远远低于在国外受尊崇的程度,甚至连知名度都不如国外……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禁不琢磨?可您要是不相信这些 marketing(市场)啊, sales(销售)啊,只相信亲友间的口耳相传,不就白在资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活活了吗?

还要说明的是,凡是您知道或者您用的所谓名牌,绝对不是英国王室用的牌子。换句话说,这些所谓“大牌”,其实本质上还是“大众品牌”。

话说回来,名牌对自己好不容易形成的“名”还是爱护的,产品的质量还是有一定保证的。而性价比如何,是个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”的问题。欧洲人造的东西也不都是品质有保障的象征。法国正在服役的“戴高乐号”核动力航空母舰,据说就因为设计上的失误,导致飞机跑道短了多少米,军方只能一直凑合着用。前不久一场大雪,半个法国瘫痪,数千人在路上、在自己汽车里过夜。

还回到开头的话题,来欧洲买点什么带回去?好像只有真正在这儿生在这儿长、真正具有本地风土水土土内涵的产品——比如说吃的喝的——也许才会让您觉得物有所值。换句话说,只有这些东西,才真正体现着“这里”的独特性和相对纯粹的价值。

葡萄酒文化中,有个法文词很重要——terroir,英文中没有,简单地说,terroir就是土壤。但这么翻译就把它所涵盖的其他内容抛弃了,所以肯定不够准确。影响 terroir 乃至最终影响葡萄酒质量的因素,除了土壤,还有就是气候、地质地形、地表沿革甚至人情世故等等。要知道法国法律规定,对土壤施肥、浇水等人工作业,有严格的限制,为的就是得到实实在在的“大自然的恩赐”。所以,人能够动脑筋的地方,就是葡萄酒品种的选择、种植葡萄的密度、修剪修剪的节奏、嫁接的技巧、收获的时机、酿造的诀窍等。所以,我把 terroir 译成“风土”,着实是看中了中文中约定俗成的“风土人情”四个字。严格地说,中文中“风土”两字很少单独用,都是“风土人情”连在一起说。所以我觉得译成“风土”,比“乡土”、“水土”更贴切地表现了法国人对葡萄酒的爱和智慧。法国人说“人在风土,风土在人”。意思就是说,没有人的风土是不存在的,只有风土没有人,也是不存在的。

所以,来欧洲,是带点“牌”回去,还是带点“土”回去,您自己看着办吧!

作者简介:何东,本报常驻布鲁塞尔记者,曾任本报常驻巴黎记者。出版《推开法国一扇窗》、《左岸偏左右岸偏右》、《巴黎为借口》等多部著作。



插图作者:赵和平,本报国际部编辑。

世说“外”语

WITS OF FAMOUS SAYINGS

□ 主持人 刘军

VENI, VIDI, VICI (拉丁语) —— Gaius Julius Caesar
我来了,我看见了,我征服了 —— 盖乌斯·尤利乌斯·恺撒

这句拉丁语的名言出自盖乌斯·尤利乌斯·恺撒,或称恺撒大帝。他是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、政治家。

从文法上讲,这是三个拉丁动词:来、见、胜利(征服)的第一人称完成式。公元前47年8月2日,恺撒在泽拉(今土耳其境内)战役中打败罗马国王法尔纳克二世。在战后写给罗马元老院的信中,凯撒以三个双音节拉丁词汇,写成了这句堪称史上最简洁、最精辟,却也是最骄傲的“捷报”。

自恺撒以后,“我来了,我看见了,我征服了”成为许多帝王将相竞相效仿的榜样,但往往东施效颦,要知凯撒的气魄和政治、军事才干并非可以照搬照抄的。此话后来也成为许多西方殖民者扩张海外的“座右铭”,表达了白人的高傲感和种族优越感。若套用这句名言观察西方人对中

国的看法,内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,一位西方记者怀着好奇之心“来了”中国,带回去的中国印象有些朦胧,撰写的文章中对华的“冷战思维”和意识形态偏见还不少;九十年代访华,他在各地旅行中“看见了”实实在在、蒸蒸日上的中国。他告诉朋友,中国还不算富裕,但中国是有希望的;新世纪伊始,这位记者三访中国,在恐怖主义危机四伏、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、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今世界,中国社会稳定、经济持续发展,人民生活逐步改善,风景这边独好。他感叹道:“我来了”,“我看见了”,“我彻底地‘被征服了’”。

作者简介:刘军,本报国际部记者,曾任本报驻日内瓦记者,通晓法、英、俄、德语,出版《千面之国——告诉你一个真瑞士》等多部著作。



“偷拍”

熊好译

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街头雕塑栩栩如生,这个“偷拍者”使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“狗仔队”竞相追踪的政要或明星。

作者简介:吕淑梅,新华社摄影部记者,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,本报驻布拉格特约记者。